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三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甲寅。洪武七年。正月丁卯朔。

己巳。江夏侯周德興奏閱武昌等衛十五衛所軍數軍四萬四千八百九十九人。馬騾一千二百一十五匹。

長興侯耿炳文奏鞏昌慶陽平涼三衛土著頭目石林仲榮等三十九人隨征甘肅等處有功。請授以職。詔從之

諭東宮臣以正道 太子。上曰。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

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詔都督僉事王簡王誠李伯昇分往彰德濟寧真定統軍屯田。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衛所偃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故命專之。

定親王國中所居殿及城門名。

以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正南曰端
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曹國公李文忠敗虜于白登。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
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木屑飛于三不
剌。斬虜將珍珠騾于順寧陽門。
二月。丁酉。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州縣田租。
上以其去年罹旱災故蠲之。
命有司修治闕里。
先師孔子廟廊。祭器樂器法服俱新製。仍設孔顏孟三
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各以所獲韃靼元帥禿魯迷失

等共二百餘人。送至京師。

德領兵于會寧等處。志領兵于朔州等處。俱奏捷。

三月丁卯。勅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李文忠馮勝等。以所統將士分布北平山西屯種。

定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留山西。營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忠往北平。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

獲牛馬給之。

轉漕粟于陝西。

四月丙申。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治新城。

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命大將軍徐達。以獲故元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都督藍玉敗虜于興和。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復鎮北邊。

五月丙寅。纂修大明日曆成。

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

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儒士進。上曰。日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蠻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

乙亥。賜浙江行省徐本、李質、湖廣行省參政陶凱、吴雲、江西行省參政班用吉、夏禮、祿米各百石。

禮部尚書牛諒奏。古禮大祀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詔止之。

上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枉
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
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
法古其可哉
六月丙申命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署中立府行大
都督府事
癸丑置貴州大華麻響長官司以幸也爲太華長官的雍
爲麻響長官
乙卯命書鷄籠山功臣廟祔祭功臣姓名于籍
每歲遇祭則製神主命都督府官主祭堂上各衛指揮
祭兩廡永爲定式

戊午立皇陵祠祭署

上以故人汪文爲令劉英爲丞專典祀事俾子孫世守之

詔翰林儒臣詹同宋濂議分獻禮同等議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卽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定凡祭祀罷上香

倭寇膠海

七月議增圜丘方丘從祀

西番獻葡萄酒詔却之

上謂省臣曰。昔元時遣番酋源。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毋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室王孫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齋 詔諭雲南。

辛丑。詔天下有司。繼訪軍士戰死及避難之民死在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廪至京。官爲存養。

上躬祀歷代帝王于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八帝。服袞冕行禮。

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 詔止之。

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合巳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自出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禘祭之禮似難遽行　上是其議

癸卯遣使賜故元臣禿魯書并諭故元國公乃兒不花

曹國公李文忠敗虜于豐州

擒胡官答俊海把都忽都等十二人部衆百餘人并斬魯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

靖海侯吳禎捕獲倭寇人船送京師。
乙卯。增列侯等官食祿。
擢釋氏郭傳爲翰林應奉。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旣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戊辰。定祭祀拜禮。
上命節爲十二拜。始迎神四拜。飲福受胙四拜。送神四

拜。

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

復設市舶司

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

先是、上以祭祀還、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儆愼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誦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

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自警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葢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章曰回鑾樂歌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部具圖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巳未　皇長孫雄英生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中都

上謂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巳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

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壬戌孝慈錄成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昻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

之於是　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録　上自序之使内外遵守

甘露降于鍾山

劉基作頌述洪武四年十月降于鍾山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

詔中書省都督府爵功臣庶子以流官

以後有能捍大患禦姦侮者仍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或有不恭怠事律有常憲

封卜煙帖木兒爲安定王

詔分別應赦諸人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諭中書省臣各告省衛官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之。

十二月。御註道德經成。

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詔鑿石灰山河。

日本國王良懷及其陪臣各遣人入貢却之。

詔靖海侯吳禎免籍方氏溫台明故兵。

上以寧海知縣王士弘奏妄引平民即詔罷之。

乙卯。洪武八年。正月。辛酉朔。
各省郡縣來朝。以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賜燕禮部
有司論軍士得没錢者當杖。 詔釋之。
潮州府民輸官錢三十餘萬入楊子江。舟覆錢没其半。
民既代償。已而軍士有得所没錢者。有司論當杖。 上
曰。士卒得錢於水中。非盜也。釋之。
乙丑。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衣糧無
所依者給之屋舍。
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
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
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展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

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丙寅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

洪武聖政記成

學士宋濂以上所行關政要者編集成書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河南侯陸聚往陝西中山侯湯和平

[illegible]俱昇往彰德真定。許[illegible]谷祥孫禮顧鎮往[illegible]
耿孝黄能李清陳方盧武昇往永平。董兵屯田。開衛戍守。
二月庚子。 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
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
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
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
道章。十有七事。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
皆申戒士庶之意。 詔刊行之。
詔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邪。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丙子。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致祭。

雲南土酋阿奴聰龔刼石門關。吉安侯陸仲亨率指揮李榮討平之。

三月。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銅。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

詔中書省造之。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曰。近北方喪亂之後。人鮮知學。今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詔有司給由赴京無農桑學校者以違制論。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須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明暢。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乖違。特勅中書省。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

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等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四川。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

甲寅欽天監奏曰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

上諭傅友德等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爲不可既而上竟相惟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潜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等率師同潁川侯傅友德往北平

備胡。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詔陝西行省減漢中租賦招山民開種。

從陝西僉事虞以文所奏。

貶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于鳳陽。

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銜之故貶

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其奏召還賜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已未朔日食

詔定五祀禮

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

壬戌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西北平整餙兵馬

詔免江南湖北旱租。

八月京師大旱。

己亥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海諭諸屯勸農事。

開登萊河。

降翰林修撰答祿與權爲典籍。

以不修職降之。

賜學士宋濂醉學士歌。

上觀川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仍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觀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

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衍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頳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九月壬子。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遊中都。以講武事。詔贊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行。

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泗河驛。得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啓曰。臨濠古跡。惟塗荆二

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五里。二山本相連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饑之艱。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既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譔文記之。其他古跡。濂歷歷舉之。因事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乙卯。詔學士樂韶鳳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韶鳳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用大牢。伏臘每月朔望用常牲。祠祭署官行禮。從之。

浚涇陽縣洪渠堰。

舊堰壅塞不可通灌溉。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浚之。由

是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初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辮髮。詐爲元使。改易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虜寇大同鴈門。

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詔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后世窮極侈麗。習尚

華靡去古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廢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

十一月乙丑，詔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蒲籍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恊律郎、樂舞生，依前脫襪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增六部官。

甘露降于圜丘青松之上。

上詣齋宮。省視壇塲。親覩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入口如飴糖。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未必獲吉。儆妖未必皆凶。葢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

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

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

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命學士宋濂叅中書大政。濂固辭。允之。

濂辭曰。臣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令待罪翰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訪詢舊章。講求治道。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鍾于鳳陽。

十二月。詔御史臺自令犫長有雜犯及流徒者許納銅贖罪。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虜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陞都督僉事。仍守遼東。

丙辰洪武九年。正月。丙辰朔。

丁巳。上以修德進賢之道。諭太子諸王。

上曰。古之君。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辟日遠。巳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汲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戕德之斧斤。讒佞奸諛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其愼之。

戊午。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及各衛指揮嫡長次子才可試用者爲散騎舍侍舍人。

俸秩視八品。隸于都督府佩弓充宿衛。或署各衛所事。

聽省府臺部差遣。有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

壬午。冊魏國公徐達長女為燕王妃。

詔指揮僉事佘隆等三十人。附祭雞籠山功臣廟。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遣使勞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

二月。定宗王公主歲祿。

大安州民獻玉簡十六。詔仍瘞其地。

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詔兗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淮

揚徽池安慶稅糧。

北虜伯顏帖木兒差人赴中山侯湯和等請和。　詔諸將悉還獨留潁川侯傅友德屯田備之。

四月丙午。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圭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且謝罪。　詔賜其王及廷用等文綺帛有差。

乙酉詔增亡沒功臣趙德勝等七人封號。

北虜伯顏帖木兒犯邊潁川侯傅友德設伏大破之。

五月癸酉。詔議葬祭儀。

上方有事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命學士宋濂考古以聞濂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之示有尊也。　上然之。

丁亥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毋得過侈。

省臣言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爲過度。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棋爲延平知府。

初子棋爲御史請都關中。上善之擢廣西僉事改知彭州有善政故陞之

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績黜降之。

諭侍臣盡忠補過。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虡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揺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朕屢勅廷臣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命中書兵部録用故武官子孫有遺棄者。

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朶兒只班要刼中途死之

上悼惜之、詔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考平遙縣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 詔吏部移

文訊之。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㤀辦。是額外剝削。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㤀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其訊之。

七月癸丑朔。日食。

詔功臣何文輝等一百六人。祔祭于雞籠山功臣之廟。

以韓國公李善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

饒州知府郎敏奏樂平無賴刁民誣訴大姓五十家謀逆。詔誅之。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韓國公李善長李祺父子狃恩失禮請付法司正其罪　詔姑宥之。

九月更定王府官制。

金星犯上將。　諭魏國公徐達及諸將一體謹備。

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姦吏。　賜璽書勞之。

上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許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恣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姦

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
勅往諭之爾尚愼終如始乃能其官。
下詔求盡言時政。
時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皆應詔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上言三事遂繫刑曹。
其略曰分封大侈求治大急用刑大繁　上以其疏間
骨肉罪之。
罷弘文館。
十月命中書省臣詳議大明律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

聞。

上諭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胡惟庸汪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壬子。監察御史吉昌等。劾奏府右相文原吉奏事僭行左門非禮。詔皆宥之。

乙未。新太廟成。奏安神主。

國初立四親廟至是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
定太廟配享功臣。
上以手詔獎山東布政使吳印。
嘉其因星變陳言敷露肝膽爲國爲民。
十一月。上與侍臣論自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
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于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于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于姑息夷狄侵暴則由于不振澒啓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

必盡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于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爲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上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吐蕃寇西塞。命衛國公鄧愈等總兵討之。

十二月。庚戌。頒建言格式。

上因主事茹太素上疏時務。累萬餘言。可行者四事。因

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于旨云。

詔賑江南江北。

上諭羣臣。凡事竭誠盡意。相與可否。毋圖容悅。

置寧夏諸衛。

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

上因子英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壬午。命汝南侯梅思祖往濟南青州簡閱兵馬。

丁巳。洪武十一年。正月。庚辰朔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既老難于步趨。上命選良馬以賜。復作良馬歌。命

詞臣咸賦之。至是年六十八。上憫其老。命致仕。及二月陛辭。以御製文集賜之。加綵段鈔及衣三襲。命其孫愼護之。

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上嘉之。擢爲宛平知縣。其一曰。監察御史。迺朝廷耳目之寄。宜擇老成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淸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乃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騰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歛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績。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

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諭中書省臣。凡官員聽選者宜早與銓注。仍令有司給册車送之。

上曰。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

命都督僉事藍玉練兵東昌。

二月。遣官享先農。　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

庚申。復永成侯薛顯食祿。

顯先有過。減其食祿。至是全給之。

詔自今仕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白虹貫日。
三月丁未。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與纂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折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四月。征西將軍鄧愈副將軍沐英率師討吐蕃。破之。

愈等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觀象玩占天文諸書。

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復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叅政。

五月戊戌。諭侍臣公賞罰。

上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

主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惜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上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庚子。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

上因內官監、言及政事。即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

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服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謝。

癸丑。命江夏侯周德興。往濟寧。宜春侯黃彬往沂州。整理軍務。

庚申。命平涼侯費聚往陳州整理軍務。

戶部主事趙乾往賑荊蘄等處水災。坐遷延伏誅。

命韓國公李善長等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

六月。詔政事啓皇太子處分奏聞。

七月。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

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則。民安則國安。汝等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在汝等。其愼之。

八月庚戌。詔改建　圜丘于南郊。

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廼命即圜丘舊

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命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社稷共爲一壇。

南番淡巴國遣人入貢。

九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來朝。

上見大喜。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

上諭羣臣戒逸樂。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

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非朕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乙酉。暹羅斛國王遣于照祿奉表貢象及胡椒蘇木等物。

命禮部員外郎王恒齎詔往賜之。

勅諭浙江溫州府訪求師儒。

丙申。紹興金華衢州大災。命賑給之。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召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

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

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周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地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其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 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改作大內宮殿成

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

上喜大內宮殿制度不侈。勉侍臣崇節儉。

上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於

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撿制其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壼之間。皇后亦躬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意。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觀心亭成。

時宋濂來朝。　上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

戊午。封大都督沐英爲西平侯。賜誥券。

詔併州縣。

遣使齎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王。

十一月。己卯。皇孫允炆生。

丁亥。合祀天地于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情未有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緒。今朝

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
南郊。永爲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
祇鑒之。
江夏侯周德興有罪下獄。上特赦之。
都督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入寇。命御史大夫平羌將軍丁
玉率師討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丙午。諭大師李善長等。自今政事啓東宮者。卿等二三
大臣。更爲叅決可否。
上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

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故令參決。

丁未，諭都督府訪死事者子孫錄用之。督府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指揮千百戶有差。上恐其年少不更事，令于在京直隸衛所署事以試之。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戊辰，威茂土酋董貼里率衆赴平羌將軍丁玉營來降。詔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復靖江王朱守謙爵。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洪武十一年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給朝叅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平羌將軍丁玉遣李玉討松藩蠻。平之。 詔置松州衛戍守其地。

虜寇北平。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奉 仁祖配。

勑中書省議減鹽價。

上以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於是定擬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詔吏部課考績殿最。
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揀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詔吏部。今後庶官有賢能者。超資格不次用之。
由是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提舉費震俱擢爲戸部侍

郎。

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

夢炎。進賢人。以博學聞。在禮部。由員外郎陞侍郎。凡稽古禮文之事多効其力。故擢今官。

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暮夜厲鬼驚人。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

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代草者有文飾。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五月。元嗣君愛猷失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癸酉。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南畿河南陜西廣東湖廣田租。

蘇松揚台海溢。

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自前代皆未通中國。

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爲亂。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

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三副使汪舒朶甬只阿烏卜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

遣使齎詔往金山。諭元將納哈出。

九月。庚午朔。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法司劾吉安侯陸仲亨。汝南侯梅思祖。赴召違期。命奪其歲俸。

丙戌。勅諭董大祀殿工韓國公李善長。善撫工匠。令早完之。

有星孛于天。

丙申。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上感繼祖與宅兆塋皇考妣。故追封之。

十月。駙馬都尉曹國公李禎卒。

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乙卯。以梅殷爲駙馬都尉。尚第二皇女寧國公主。

山西邊將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遣使歸之于驢兒。以璽書諭之。

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率兵討五開叛蠻平之。

十二月。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

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

詔諭故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出。

時元嗣君已崩諭其不可以立君爲名而內有自殺之

威

己未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巳朔。

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

大祀殿自齋戒五日。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燿。上心甚悅。禮成。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定丞相御史大夫等官歲祿之數。刻石官署。

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階州

等處督理軍務。

征西將軍西平侯沐英等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癭嗉子等率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獲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於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都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三月戊辰。 上諭 皇太子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

上問 皇太子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于民。必敬

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勅平羌將軍丁玉，旣克松州，隨進取播州，則疊州自下。

江西參政劉璉以罪下獄。上以基故，特宥之。

置登州蓬萊縣河口遞運所。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四月，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從御史大夫丁玉所請。降印設官。領軍鎮守。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命都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赴之。

閏五月。高麗龍川鄭白等率男婦來降。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毋納之。以破彼奸。

詔北平久不雨盡免田租。

六月。壬申。命翰林定　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簡之式。

上擬翰林議改　皇太子與諸王書曰記諭。諸王奉書

皇太子曰謹啓。

詔禮部會官議親王來朝見東宮禮儀。

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丙子。勅信國公湯和，以符召還京。安陸、宜春、江夏三侯所隸步騎馬，發南安、鞏昌、河南、永嘉四侯分領，以伺北虜消息。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七月，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

平羌將軍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

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王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勅勞之

曹國公李文忠自陜西還命掌大都督府事

八月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安置日本使僧於陜西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議九月興役　上以其妨民

種麥。 勅放還俟農隙建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以西番平班師。
甲申。以丁玉為左御史大夫安然為右御史大夫秦中為右御史中丞殷哲為中書右參政。
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沈為翰林院待制。
詔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
議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永嘉侯朱亮祖以鎮廣東多不法事。罷職令居京師。

十一月甲午。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理財之道。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一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大封征西有功諸將。

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福安陸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並世襲。

丁酉。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業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沈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丙午勅江陰侯吳良督造齊王宮殿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紘爲通政司左叅議脩撰鮑林爲右叅議

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以酒穀日用之物賜

平羌將軍丁玉自四川還拜大都督府左都督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卒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

訪求卜筮人。

詔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爲翰林編修。

遣使諭安南陳煒毋恃強侵奪占城境土。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巳朔。

戊戌。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後。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

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 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己用。冀以圖達。乃爲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爲 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從子祐。相結擅權。安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

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涂節廼上變告。時商暠爲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　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廼誅節。幷餘黨皆連坐。惟李善長陸仲亨皆起兵時腹心股肱。俱勿論。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

初尚書正三品。至是陞正二品。不隷中書省。

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召山西布政𠊓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副使劉崧爲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

爲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以武官子弟常安等百三十人爲祭侍舍人。
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濟寧侯顧時等二百二十人祔祭。
二月以嘉興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遣應天府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
辛巳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二十家從之。
癸巳詔以京衛軍士充公侯仗。

初以京民充。近因善長辭儀仗戶。故以軍士給之。善長徐達皆二十戶。公皆十九戶。侯十五戶。

二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若五升以下仍舊。

定兩浙鹽額。運使李本言國初委官稽考舊額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為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蕩。除額免科。薪鹵得宜。酌量增額。

分爲等則。遂一一詳定。均平寔爲民便。詔從之。

丙申。以故寧河武順王鄧愈子鎭進封申國公。

壬寅。成祖之國北平。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故元僞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乘和林爲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深入賀蘭山。涉流沙。夜襲其營。擒獲其全部以歸。

乙卯。詔定公侯稱號。

禮部奏定開國。世襲。追封。其式爲三。

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都督張赫朱壽率舟師海運。

戊子。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親爲文賜之。

己丑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爲鄖國公。
改封豫章侯胡廷美爲臨川侯。
五月辛卯陞湖廣漢陽州德安州各爲府。隨縣桂陽縣各爲州。改長寧縣爲歸州。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
命會寧侯張溫雄武侯周武往河南理軍務。
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遣高麗周誼至京別處之。
六月庚午朔詔受朝于正殿。
詔免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

丁丑遣使諭江陰侯吳良臨川侯胡廷美停罷齊王府役作

上以上天垂戒恤民爲先故諭止之

戊寅詔戶部今後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

臣戒錄成

時胡惟庸事覺上迺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置諫院官以唐鐸爲諫議大夫

七月己丑朔享太廟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復京官家。

罷秘書監。

凡內府書籍悉命翰林院典籍掌之。

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請今年　天壽聖節受百官朝

賀許之。

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不受賀

至是因善長以天下太平　上復年高累請乃許之在

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表賀。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川陜。

九月置四輔官以王本李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

源爲夏官。

辛卯詔景川侯曹震滎陽侯楊璟永城侯薛顯往北平督兵屯田訓練遼東士卒。

詔戒守令毋貪贓壞政。

十月勅四輔官王本等竭力忠誠以感格天心。

詔求眞才。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其使阿烈彛列時奉金葉表入貢因其殺三佛齊國使者賜諭責之。

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愼黨奸被刑降赦安置茂州。

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諭日本國不得縱民侵擾。

辛酉。洪武十四年。正月。丁亥朔。

戊子。北虜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師師討之。

上諭禮部賞罰必在至公。若一時處分或未有當宜明白執論。

上因近臣勸儲財備用。以義折之。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

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詔求賢。

創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

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嘉浦江鄭湜爭入獄擢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訐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之爲非邪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節制河南。

癸卯。賜翰林及諫院答祿與權等六十人。羅衣各一襲。

丁未。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人。

秩正六品。

復提刑按察司。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非有所講明何由

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也。

四月。征虜大將軍徐達督諸將出北黃河夜襲灰山擒虜別里哥等破之遂班師

西平侯沐英領兵出古北口擣高州嵩州全寧諸部執知院李宣幷其部衆而還。

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遣使諭宋國公馮勝愼防察人動靜 上以天象有警占在大梁故也。

五月甲辰。故學士承旨宋濂卒于夔州。

湖廣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上壯而遣之。

上賜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適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迺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

安南國王陳煒遣陪臣奉表貢方物　上惡其作奸生隙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七月復大理寺

江夏侯周德興師至五溪，苗悉遁去。

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禮部尚書以書責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為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為副將軍，討之。

辛丑，皇后千秋節，諸命婦朝賀于坤寧宮，賜宴。

壬寅，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左參議，以聰明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左參政，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為四川左參政，以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參政。

八月，諭征雲南命諸將簡練軍士，先給布帛鈔錠為裝具。

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詔有司防護舊堤勿重用吾民。

九月壬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副將軍。帥師往征雲南。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

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
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上出餞於龍江。
以聰明正直聶子實爲北平右叅政呂忠爲右叅議。
癸未。改翰林院秩正五品。
學士正五品。侍講侍讀學士從五品。餘見官制。
改欽天監。太醫院俱正五品。
己丑。復置起居注。以儒士單仲祐爲之。
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等討四川蠻。平之。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節制。
丁未。征南將軍傅友德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兵至湖廣
分遣都督胡海洋郭英陳桓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

十月壬子朔日食。

詔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秋糧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

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定考課殿最法。

丙辰漳州南靖縣民爲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辛酉翰林編修吳沈等議諸凡啓事東宮稱臣如故從之。

己卯衢處温三府山冦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都督僉事張德帥兵討之。

潮州海陽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十一月。遣吉安侯陸仲亨鎮守成都。
丙午。程鄉縣羣盜竊發南雄侯趙庸帥兵擒賊首僞萬戶
饒陸海等一百五十人。平之。
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協福州指
揮僉事李會張春兵討平之
諭吏兵二部審擇武臣子弟有志於學者用之。
十二月丁巳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贊讀考
駁諸司奏啓以聞。
癸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率列侯藍玉沐英引兵攻普定普
安俱下之留兵戍守。
丙寅征南兵克曲靖。

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就傅友德議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趨進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下流潛度出其陣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援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陳我軍既濟傅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

擣其中堅。敵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攻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癸酉。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師至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投水死。
玉等師至板橋。元右丞觀音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故梁王闍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
玉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
征南左副將軍藍玉遣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取臨安下之。

戊寅。征南將軍傅友德敗諸蠻。城烏撒。

初友德自曲靖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蠻帥元右丞實卜聞都督胡海洋等兵進。自永寧聚兵赤水河拒之。及聞大軍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插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夾勦。必破之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陳。有芒部土酋率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中槊墜馬死。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

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

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衢處温山寇。擒賊首吳達三葉丁香及其黨屬四千八百餘人。盡殲之。

革京畿都漕運司。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侑食樂章。

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故元威楚路平章閭乃馬歹。叅政列車不花等詣景川侯

曹震等營降。

壬午。故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傳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孛羅海千戶中慶澂江武定三路嵩盟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劉麻等官詣征南左右副將軍藍玉沐英營降。

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疋

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

丙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　亦

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
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叅攷細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
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其情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
署司事
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置雲南都司布政司及
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處宜約束其酋
長禁其民毋挾兵刃
丙辰南雄侯趙庸率兵攻東莞等縣石赤嶺等寨平之
詔諭烏蒙烏撒東昌等處人民效順中國有不遵教化者
即加兵討之

征南副將軍沐英等遣列侯金朝興等兵畧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
命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司事張紞為左叅政。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南雄侯趙庸發兵擒賊五百七十餘人平之。
始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二月詔諭雲南諸夷。
閏二月彗星見。
陽山歸善等縣蠻夷及燈籠湖城家塘潭源洞等處宿盜為民害南雄侯趙庸悉分兵討平之。

甲子。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等官。

癸卯。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并略鶴慶。麗江。石關。金齒。及車里。緬甸等處。俱下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要。藍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海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讙譟。酋衆驚。沐英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

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取鶴慶等處諸夷悉平

三月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及置鎮撫司所隷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廵捕等事

丙辰副將軍藍玉攻三營萬戶皆拔之

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禮幣聘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奏雲南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當以今日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從之

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蜑戶萬人為水軍。

時蜑人附海島無定居或寇盜故籍而用之。

丁卯。詔更定官員相遇及公參禮儀。

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奏請得兵取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 詔禁止之。

上謂戶部臣曰。盡心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擾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詔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州府縣稅糧。

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春坊。

坊置大學士庶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直郎各二人。

置司經局。

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二人。

烏撒諸蠻復叛勅征南大將軍傅友德等留大軍蕩除諸蠻戮其酋長使之畏服方可分兵守禦。

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詔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以宋訥爲翰林學士。

日本國王遣人朝貢。

西堡蠻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出兵擊敗之。

五月。己酉朔。皇長孫雄英卒。

國子監新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

與儒臣定議前後皆再拜。
乙丑。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退御講筵
命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遂賜宴竟日而還。
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
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
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
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
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
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復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丙寅。國子祭酒吳顒率學官上表謝。賜人衣二套。
丁卯。以散騎舍人耿瑄爲尚寶司卿。

勅諭國子監生立志務學。正儀慎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有乖此禮者監丞懲之。

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廣平府吏王允道請磁州臨水鎮置爐冶鐵。詔杖之流海外。

命羣臣議邉東屯田法以圖長久之利。

上聞士卒饋運海有溺死者故下諭議之。

六月勅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不公鬼神不饒。如何消受食祿。

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

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仍造舟以渡往來

之人

七月旌表新樂孝婦劉氏復其徭役

上與翰林學士宋訥論後世人君不知敬民之事

上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散離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干則必無慢事之弊

乙亥起前國子助教闕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

征南將軍傅友德沐英率兵擊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

餘級復遣兵捕餘黨盡平之。

八月。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三年一試。著為定例。

己卯。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不及用賢。上謂侍臣以不識道理責之。

遣使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撫定百蠻。威加八譯。特以朕心勞之。

丙戌。皇后馬氏崩。

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謚為孝慈皇后。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詔遣延安侯耿勝宗長興侯耿炳文巡視陝西督軍屯田

九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令悉舉所知仍賜韜等鈔人一錠

時單縣儒士張寧舉黃倫等復遣使徵之

置天下提刑按察司

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上以通儒稱之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服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慎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才俊十二曰廣咨訪

乙丑夜熒惑犯南斗上勑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嚴加戒

飭以備不虞。

壬申。儒士沈士榮疏請給筆札條列事宜。上褒諭之。擢翰林待詔。

北平都司奏黄土嶺一片石董家口箭簳嶺諸關隘凡三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上首楊苴糾諸蠻復叛攻雲南城征南副將軍沐英遣兵悉勦平之。

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

十月丙子朔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嘉典籍吳沈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者繪其像賜之。

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

廣東盜起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己亥。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靖關賢爲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用爲左右正言。兼春坊左右諭德。

詔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今内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眞。朕甚厭之。於是命刑部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一月戊午。倣宋制設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葢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吴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

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

徵耆儒鮑恂、全銓、張長年至京。命爲文華殿大學士。各以老辭不拜。

壬戌詔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諭曰。古先聖賢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亦好學親儒士。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見得道理分明。則所行不致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闕。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騆爲監察都御史。

詔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行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職

壬申擢監察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翰林典籍李翀爲侍讀學士

十一月孝陵成封都督李新爲崇山侯

乙酉定天下僧道服色袈裟法服

延安侯唐勝宗等奏訓練陜西二十二衛軍馬數

卒凡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大學士吳沈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見稱爲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

己亥命永成侯薛顯南雄侯趙庸往山西理軍務

癸亥洪武十六年正月己巳朔

遣使勅琉球國中山王察度等三王毋互爭廢農殘民

戊申白虹貫日

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上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

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顯等出鎮北平訓練

士卒。

丁巳　上以國子監祭酒吳顒寬縱不能繩檢武臣子弟免之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監祭酒。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隷四川布政司。

會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苟非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涖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　上與羣臣論唐太宗帝範。

上觀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

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

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逮親。諂諛並

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

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

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

法乎。

詔旌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

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

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

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巳丑東閣大學士吳沈進精誠錄。

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沈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汝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集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沈為之序。

命天下府州縣學校歲貢生員各一人。

命復鳳陽臨淮二縣雜差。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叅政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一人至京各賜其家衣

服。
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
三月甲辰以雲南平詔征南諸將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
藍玉回京留西平侯沐英鎮守。
時友德等攻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并北勝麗江等
府平津等州俱平及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皆來附故
召之。
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
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
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

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詔復鳳淮縣賦視豐沛

四月甲戌賜文華殿大學士全誠致仕。

倭寇浙東。

上與侍臣論人君好尚不可不愼。

上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愼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愼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詔戒之。

上曰刑罰禁民爲奸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山而

田禍及麝觳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慙

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遣使齎勅往諭之

五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稅糧

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里圖

命禮部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

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尋甸等處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

六月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五六日旬時審五覆之法

詔以失實戒之

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邇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未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戊戌　上與大學士吳沉論小人為害不可不察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為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

蕭大馬者乎。沈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之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勅征南諸將傅友德等討處習宁九寨。及五村大墉卜池等處諸蠻。

詔更定冕服之制

遣御史錄囚於諸省。

八月。壬申朔日食。

諭僉都御史詹徽等令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令其知之

丙戌降東閣大學士吳沈為翰林侍書

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故也

九月癸卯磨勘司奏增牙牌律　詔從之

癸丑命申國公鄧鎮為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山寇

時廣東徭賊作亂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有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十月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　賜朝服及織金

羅衣紗帽命帶。
高麗王遣其臣張伯等貢方物。以歲貢不如約。卻之
詔頒鄉飲酒禮圖式於天下。
辛卯。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茹太素爲翰林院檢討。
上以諸番國進貢眞僞難辯　命禮部各給勘合文冊。
十一月。壬子。禮部奏請以蜀守漢文翁。宋張詠與秦李冰
同祠祀。及鈞州有黃霸。密縣有卓茂。松江有陸遜及子抗
從子凱。彭澤有狄仁傑。建州有謝夷甫。各舊祠宜令有司
脩葺。并江州李黼祠宜增祀其侄秉昭。安慶余闕祠增祀
萬戶李宗閔。　詔皆從之。
詔定朝參官員坐次

十二月甲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

濟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寮屬曰尚書任久事之遲錯皆寛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於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汝告戒寮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寮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知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令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上詔濟諭之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

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濟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無

建明但稱曰眞聖人眞聖人故　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人降爲翰林檢討

贈禮部侍郎朱同僉都御史詹徽左通政蔡瑄等十二人

襲衣

甲子洪武十七年正月巳亥朔

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

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元末兵亂允讓以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欲

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

旌其門

命魏國公徐達出鎭北平

二月更定都察院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陞正二品衙門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以後陞用詳列卿年

表

庚戌。上與學士李翀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皆有功。若唐肅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任將不專不篤故也。翀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失。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鋭。兼是四者。庶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命吏部。凡文武憂制。已在職五年廉勤無過者。照品給全祿。終制。在三年者。給全祿三年。

定吏員資格。
詔旌徽州黟縣民鮑叔用妻徐氏爲貞節之門。
三月。大赦。
命禮部尚書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舉人不拘
額從實充貢。
曹國公李文忠卒。
庚子。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平龍泉永新諸寇。還京。
丁未。江夏侯周德興請决荆州嶽山壩以通水利。從之。
自是得溉田。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
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自雲南班師。上慰勞之。

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署于太平門外。

勑曰建法司于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在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四月庚午。上與侍臣論大學衍義。

上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監古驗今。窮其

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眞
有國之龜鑑也。
壬午論平雲南功。
進封傅友德爲頴國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
侯王弼當爵及子孫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
安侯張翼鶴慶侯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上與諫議大夫唐鐸論聽言。
上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
邪言務諂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
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
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

讒自遠陛下聖論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有善者則擬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而誣者決不可容也。

旌鈞州張宗魯爲孝行之門。

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官品職。

五月高麗訴地不產金願以馬代。詔許之。

濟南衛指揮使何誠奏伯父養已爲嗣所生父母先已受封乞推封伯父下禮部議許之、

諭兵部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六月。上與羣臣論禮樂。

上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令朝覲官上人民土地圖。

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

七月。丁酉。戒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淸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

其地卽吳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

紫極宮宋眞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眞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録司于內

上與翰林待詔朱善等論治體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景川侯曹震奏西番有名朶甘思囊日族者人馬牛羊蕃盛請來春發兵捕取　詔止之

上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靜以俟毋輕舉也若不服則討之。
盱眙人獻天書伏誅。
八月庚午命東川侯胡海等督金吾等衛造海舟一百八十艘。
壬午詔翰林撰皇伯壽春王墓文仍令工部立石。
乙未詔遍經諸儒擢汪仲魯左春坊左司直郎。
仲魯講西伯戡黎篇詞旨明暢故擢之。
吏部尚書俞熈定考績法。
九月戊戌擢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副斷事高翼靜寧州判官元喜俱以秩滿考績課最超擢都察院左右僉都

御史。

辛丑命公侯駙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大朝會及常朝許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及不時奏事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

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于　上召語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既而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固辭尋命為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淨澹恬退始終一致。　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於勳戚。

十月壬申魏國公徐達奏上北平諸衛將校士卒之數

衛十有七。計將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

冊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

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命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等往賑之

乙酉。景川侯曹震奏。四川貴州二都司易西番馬二千四百五十疋請分給陝西河南將士。詔從之。

詔通眉州蛾眉至建昌古驛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之。

閏十月。詔公侯夫人賜棺自今非奉特旨者不許奏請。

宋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以棺給之。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耶。

欽天監博士元統奏天度漸差請用郭伯玉推演大統曆法詔允行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一月四川鎮南宣撫司土官必刺釋用等來朝貢方物賜鈔錠有差

乙丑上與侍臣董倫等論人臣事君之道 上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污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贊善董倫對曰誠如聖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

不入於昏君。諂諛難効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

壬申。以牛誠爲駙馬都尉。尚第三　皇女宗寧公主。

命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豈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

禮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奏請弛世婚之禁。詔允行之。

朱善奏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己之尊屬。己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己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壻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

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妹。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事有取焉。如果以為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敝。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　上然其言。

太平府民毆死孕婦。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　詔勿許。左都御史詹徽奏請裁決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

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究爲由於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乙卯。東川侯胡海奏招集山東故元軍士凡一千四百四十餘人。

詔修祖陵。

乙丑洪武十八年。正月。癸亥朔。

吏部奏考天下朝覲官政績。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者降。闒茸者爲民。貪汚者送法司罪之。

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

甲申。命江夏侯周德興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丙戌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奏父以方氏故官徙鳳陽賴兄養戍亦爲鳳陽軍吏乞父兄得聚處以便祿養　詔許之

高麗國王遣使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庾等八十七人鈔錠有差

二月甲辰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雨雹雷諭中外有司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盡言無諱

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　上嘉納之

訥大畧議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

哉。

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請察方面郡縣官節行卓異政事公平者增秩賜金其闒茸不職及貪苛害民者斥逐誅戮使人知勸懲。詔納之。

國子監博士陳潛夫奏上獎直臣簡師儒勵廉恥審用人四事。詔納之。

命翰林待詔朱善典籍聶鉉主考禮闈。

擬蘇取中式舉人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

特追封中山王諡武寧。

三月。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丁顯練子寧黃

子澄進士及第。賜馬京等進士出身。賜危獻等同進士出身。

上與侍臣論漢明帝苛察。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在翰林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丁丑。命吏部定翰林官制。

正官學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侍讀侍講正六品。五經博士八品。餘詳官制。

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

以翰林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四月。壬申。勅靖寧侯葉昇等飭理蓋復金三州城池。俟海運船至。卽以操舟軍士併築之。

五色雲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詔卻之。

丁酉。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

時國子監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命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

遂鞫得實，以燻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撫綏之。

馬平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徭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徭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上嘉納其言。

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坐盜官糧伏誅。

盜官糧七百萬石，詞連禮部、刑部趙瑁、王惠廸等，兵部、工部侍郎王志、麥志德等，及妄指平民，皆至破家。上

聞法司逼桓妄指將審刑吳庸等凌遲示衆。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爲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副將軍從楚王討平之。

五月辛酉　上與大學士朱善論持心之道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有我之累矣。

上與侍臣論勤政之道。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

罷日間所决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

上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善用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廢弛故陞之

六月詔禁諸司納賄

布政司毋得送贓六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贓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遞相窮究。

諭吏部定天下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齎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爲令。

上與侍臣論漢文帝未盡用人之道。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

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七月上與贊善劉三吾論安民之道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頴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會諸道兵操練備邊

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郝伯高以事就逮耆民數十

人詣闕訴其撫民有方。　詔釋之。仍遣使以酒勞之。

詔山東北平災傷免秋糧。

八月丙辰。　上與大學士朱善論任人之道。

善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

若麗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詔從之。

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遣公侯伯還鄉里。

庚午。上與大學士朱善論齊家治國之道。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旣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誠如聖諭。
乙亥。五溪蠻叛古州。命楚王楨同征虜將軍湯和等進兵勦捕之。
丁亥。以翰林檢討茹大素爲戶部尚書。
詔戶部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築漳河堤。

十月御製大誥成頒行天下。

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

癸巳詔工部釋孟子世孫有罪輸作者。仍詢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廣南府土酋叛命平凉侯費聚率兵誅之。

遣吏科庶吉士楊靖賫勅勞宜興主簿王復春不肯浚民狥上陞爲常州府同知。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保國之道。

上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

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亦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乙卯。勑諭岷州河州鞏昌西寧臨洮諸衛武將。但所乘馬。餘悉送官領價。每馬一匹。白銀三錠。若非有餘及有餘而駑弱者。皆勿送。

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京。

十二月。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丙寅洪武十九年。正月。戊午朔。

上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

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逸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及天下府州縣學生

雲南左布政張紘奏請中鹽商人照舊納米穀于金齒詔從之

二月丁丑　上與侍臣論仁智儉及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聖人篤于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又曰天人一理人當以心

爲天。
遣使勞常熟知縣成天奇。
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天奇怒其越禮執之事
聞。上喜其能以酒勞之。
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潁國公傅友德率
師討之。
三月。上諭戶部毋聚歛傷國體。
上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
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蠧蝕
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
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

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男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汝戶部正當究心。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省躬録成。

初　上命翰林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名曰存心録。朝夕觀覽。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省躬録。至是　詔頒行之。

白虹貫日。

四月。丙戌。定工匠輪班勘合。

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爲令

河南大水　詔贖民鬻子

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爲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知縣

時仲文遣吏訴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吏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甲辰詔天下有司存問高年禮敦隱士賑䘏鰥寡孤獨

諭吏部召還進士以過謫書吏者魏安仁等六人仍錄用之。

遣行人齎勅往勞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剛正能官。

命禮部遣人勞常州府知府范好古發行人王良奸貪仍械良至京罪之。

賜麗水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麗水民有賣卜者嘗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紡如故乃歸謂寮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

令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
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
告者。
安置日本使僧于雲南。
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富民年八十九十以上者皆許冠
帶免雜泒差役。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聚衆作亂。征南將軍傅友
德發兵討平之。
七月丙寅。上以左都御史詹徽・戶部侍郞楊靖・工部侍
郞秦逵・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任職公勤。詔有司復其
家。

蘇州知府王觀等筆死奸吏錢英遣使齎勅勞之。
國子監博士吳沈以老疾乞致仕許之。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
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
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情周於物
埋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正爲近來有司不體朕
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
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
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

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
司按察司用之。
三辰星見。
八月。 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首開私
財之端。
上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
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
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
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
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
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

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
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
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
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
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丙戌命滎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
十萬山

甲辰命　皇太子修祖陵葬衣冠

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
耕以備儲蓄　詔戶部行之

辛未　天壽聖節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賑旱蝗郡縣。

十月。頒志戒録。

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羣

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監戒。

癸卯。長興侯耿炳文奏訓練陝西都司所屬官軍數目。凡

三十四衛。馬步官軍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人。

封湖廣布政使何眞爲東莞伯。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延安二十一衛及西安

護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并築

後湖城。

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上親序之。被誅貪贓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外。其有大誥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

河南盧氏縣主簿徐存義奏請設都大梁洛陽及明賞罰正雅樂三事。　上嘉之。

左都御史詹徽請嚴刑。　上恐其流于[illegible]之。

三卷終